

香港深灣遺址新石器時代人牲遺蹟考察

區家發

深灣遺址位於南丫島南部，是一處海灣沙堤遺址。面積約8000平方米(圖一)。1971-1977年香港考古學會在香港市政局等政府機構和社會人士的資助下，對深灣遺址先後作了五次調查發掘。這五次發掘，收穫很大，發現之遺蹟遺物，其時代包括新石器時代中期至歷史紀元各個歷史時期。香港考古學會於1978年發表《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一書⁽¹⁾(以下簡稱《報告》，為香港史前考古學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研究資料。其中有關墓葬方面的材料尤令筆者感到興趣，現謹就《報告》中的〈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人類遺骨〉⁽²⁾與〈深灣的人類遺存及葬俗〉⁽³⁾兩專題所介紹的資料提出一些探討意見，略作討論，以求教於與會學者。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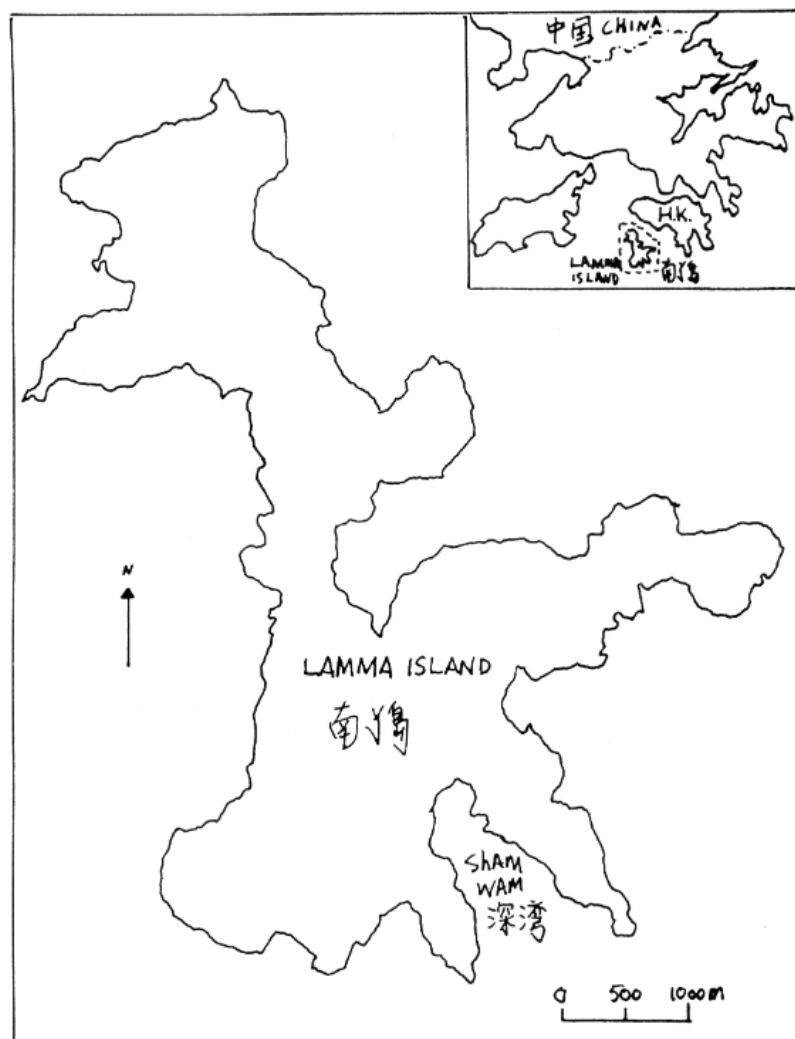
據《報告》，在E1、E2及E5等探方的F層曾發現15-23座墓葬(圖二)，其中普通墓葬(土葬墓)4-9座，火葬墓11-14座。土葬墓保存較好的有三座，其中E1的一座尚有顱骨、牙齒和長骨，並似乎還有一件石鐙、一件石環和兩件繩紋陶罐隨葬。其餘兩座僅見顱骨、牙齒和長骨以及一件破陶罐。可能是沙土易流動的關係，墓坑均不明顯，墓主的屍骨和隨葬品，可能已移動了原來的位置。「火葬墓」是緊靠土葬墓的另一邊，出土大量顱骨碎片，卻極少見有牙齒或其它骨骸。這些顱骨大概代表12-15個人。大部份有火化痕跡。再者，有幾塊顱骨碎片(其中一塊是動物骨頭)有0.3厘米直徑的穿孔，是人死後才鑽的。同時還找出營養不良的證據⁽⁴⁾(圖三)。從上述資料看來，土葬墓是可以肯定的，但緊靠土葬墓另一邊出土只有碎破的顱骨而無軀體肢骨的10餘個人，是否是火葬墓是值得商榷的。

在中國的古代社會裡，處理先人的遺骸是「入土為安」，挖掘豎穴土坑埋葬或平地掩埋，其葬制絕大多數是仰身直肢葬，此外有俯身直肢葬、二次葬、屈肢葬、屈肢蹲葬等等。至於採用火葬祭儀在中原地區和黃河、長江流域的華夏民族聚居區則尚未有發現的報導。但在東北、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卻有火葬的葬俗。遼寧本溪廟後山洞穴墓地中的B洞、C洞皆為洞穴墓葬。B洞共揭露墓葬11座，葬式有仰身葬、火葬、二次葬等。B洞墓葬未發現明顯墓坑，無木質葬具，火葬墓骨灰上多壓有薄石塊；C洞共發掘出墓葬有12座，其中M4、M6為火葬墓。但這種洞穴墓葬的特點是，排列密集，不挖墓穴，不封土，無木質葬具，火葬墓與非火葬墓並存，因而其火葬的含義我們還不能完全明瞭⁽⁵⁾。1945年在甘肅臨洮寺洼山史前遺址發掘時在一個墓中發現三個灰色大陶罐，其罐中盛有火化後的骨灰⁽⁶⁾，這些發現，都在說明中國東北和西北的少數民族地區確存在火葬的習俗，但其含義是甚麼，我們尚未了解，是經過祭儀的火葬抑或是焚燒敵人的屍體，據目前的資料還是無法說清楚的。考古資料告訴我們，佛教傳入中國以前，在中原地區和東南地區，火葬是不可思議的。中國人迷信萬物有靈，鬼魂不死，認為人死後，他的靈魂離開身體到另一個世界裡生活，一樣要吃飯，所以對待死去的人「事死如生、事亡如事存」，對先人的葬禮非常嚴肅和隆重，把其生前的遺物和用最好的物品隨葬，食的和用的都盡量供應充足，好讓死者的靈魂到另一世界中享用。焚屍的行為，在我國中原和東南地區可能只用於對待仇敵和俘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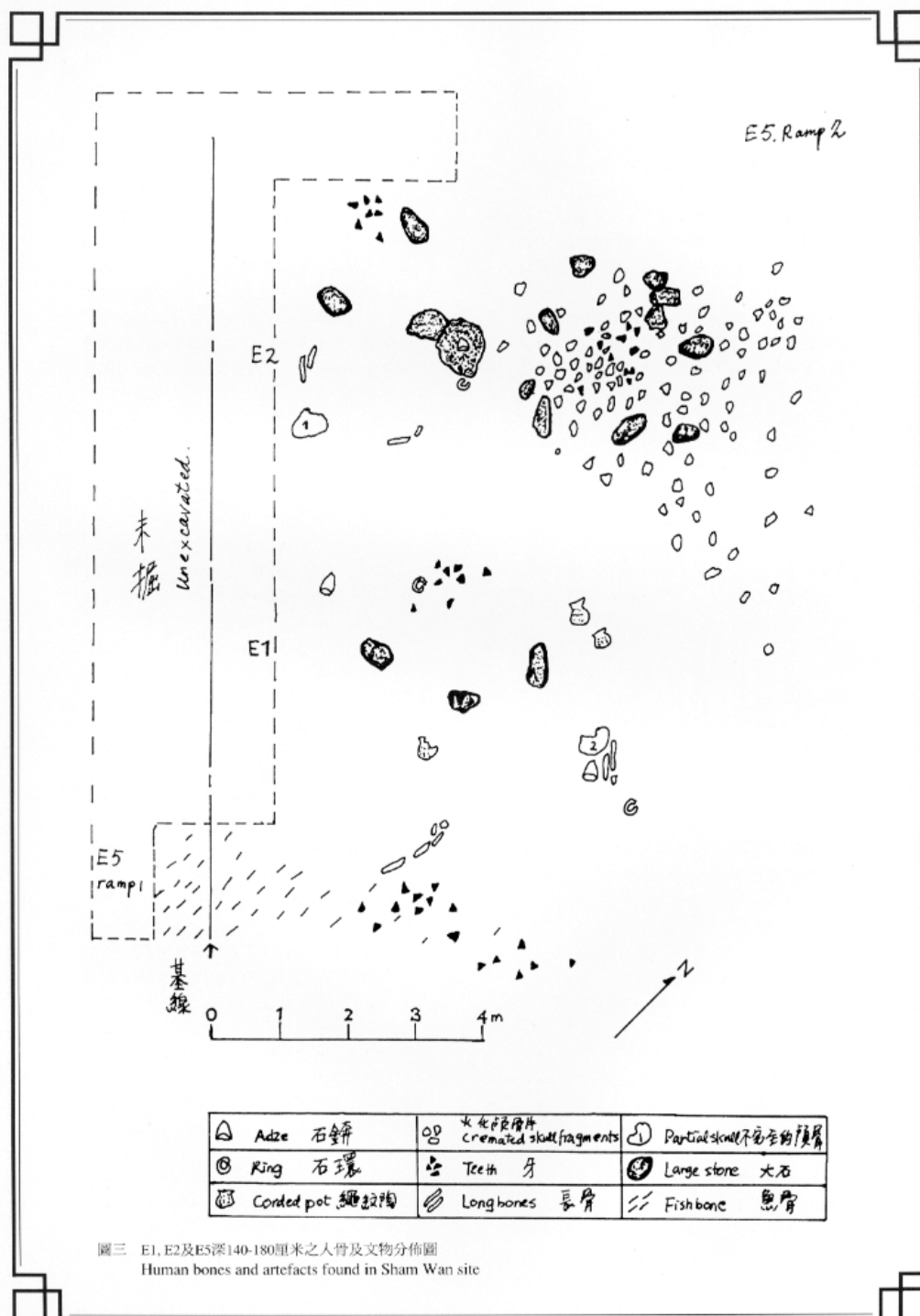
深灣的「火葬墓」裡埋有大量的顱骨碎

Au Ka-fat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區家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圖一 南丫島深灣遺址所在位置
Location of the Neolithic site in Sham Wan



圖三 E1, E2及E5深140-180厘米之人骨及文物分佈圖
Human bones and artefacts found in Sham Wan site

片，經香港大學解剖系李守基鑑定，大概代表著12-15個人，卻極少牙齒及其他骨骼，同時，這些顱骨除了遭焚燒外，「亦顯示了這些骨骼是經人工打碎的」。這種現象，人們不禁要問：既然是火葬，為甚麼只有顱骨而無體骨和肢骨呢？牙齒是較易保存的，為甚麼卻極少呢？只有顱骨而無體骨肢骨說明埋葬時是屍首分離的。為甚麼要把其身首分離呢？軀體四肢去了那裡？有沒有埋葬？為甚麼只焚其頭顱而不焚其全屍？既焚燒其頭顱，為甚麼還要將其敲碎？特別令人感到興趣的是這批「火葬墓所葬的都是身首異處的遭焚燒的青年人和成年的頭顱，數量竟多達12-15個人。」他們是怎樣死的，是否都是死於自然？抑或是習俗的需要？如果是前者，可能是死於瘟疫或其他特大災害。但瘟疫與特大災害特別容易發生在小孩和老年人的，不見小孩和老年人，這就排除了這一可能性。如果是後者，合葬墓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前是罕見的，待到父權制產生後夫妻合葬墓才偶爾發現，更何況十餘個體體的合葬墓在當時更沒有先例。新石器時代曾出現多人排葬坑，其墓葬特點表現為多人二次合葬，即將許多死者進行二次合葬。^⑤深灣所謂火葬墓的經焚燒的顱頭葬顯然不是二次合葬。

乙

根據上述資料，筆者認為那些只有破碎顱骨而無牙齒肢骨的十餘個個體埋在一起，不像是正式的火葬墓。可能是為其毗鄰之土葬墓而設的獵首祭祀坑，是原始社會氏族仇殺、獵首祭祀和食人之風的遺留。

在原始社會裡，掠奪戰爭與祭祀是氏族、部落的頭等大事，進入階級社會建立國家以後，更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漫長的古代社會裡，祭祀與掠奪的意圖，也有復仇的目的，錯綜複雜。恩格斯指出：「他們是野蠻人，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⑥本來，社會發展到了原始社會末期，氏族和部落間的掠奪戰爭已不可避免，是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必然過程。加上「越人之俗，好相攻擊」^⑦，獲取財富成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同

時，獵首祭祀與食人之風盛行，氏族間的仇殺戰爭不可遏止。戰爭有勝有敗，戰敗的一方，其族人往往整批被俘被殺。當時生產力低下，沒有或甚少勞動剩餘價值，人們又沒有可能養活大批俘虜以供役使，於是大量俘虜最終被殺作為祭祀的人牲，奉獻給神靈和先人「食用」。作為祭祀的人牲經祭祀後，也免不了被致祭者吃掉，正如現時以燒肉雞拜神後自奉一樣。深灣E2X探方出土只有顱骨而極少牙齒和骨骼的十餘個人，就有可能是被吃掉了軀體皮肉的人牲殘骸！

相信萬物有靈，鬼魂不死，是中國原始宗教的基礎。祭祀源自對神靈祖先的崇拜。原始人對自然災害無能為力，從而產生一種畏懼心理。在原始人看來，人們的生老病死，自然界的陰陽、晦明都由神明主宰，神靈無處不在，隨時監督人們的一切。為了免除日常生活的災禍，於是產生了最原始的宗教觀念。把這些自然現象當作有人性、有意識的實體加以崇拜。最初的崇拜可能很簡單，可能只能通過語言或姿態向崇拜對象表示敬意、感謝、屈服，隨後才有祭品的供奉。他們相信神靈生活於另一世界，照樣要吃飯睡覺。要保神靈的青春長在，祈求神靈消災降福，就要殺戮大小牲畜祭奠。而殺人祭奠，以人肉為盛饌，供獻神靈之前，則是對神靈的最大敬意。這種以人作為祭品，以供神靈「食用」的作法，我們通常稱之為「人牲」^⑧。即以人作為犧牲。殺人祭祀與「人食人」，在現代文明社會裡是難以置信的，也是不敢想像的。但在遠古的蒙昧時代，正是社會的普遍現象。當時人們以漁獵採集為生，為了生存，甚麼肉都吃，只要能充飢的也不會放過，他們不但獵食野獸和蛇蟲鼠蟻等小動物，甚至自己的同類也獵殺而食之。我國南方的古代越僚系民族、東南亞及太平洋諸島的土著民族都屬於獵頭民族。直到本世紀50年代初期，雲南西盟地區的佤族乃有獵頭祭殺的遺俗。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在古文獻中找到許多獵頭民族保留有人食人遺俗的證據。《楚辭·招魂》中提到楚國之南的「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為醢些」。《墨子·魯問》記載：「楚國之南有啖人之

國者，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這段記載，則可以推定，嶺南一帶曾有過食人的習俗。至於獵頭祭祀，據《太平御覽》卷786「鳥譜」條引《南洲異物誌》載：「交廣之南民曰鳥譜……利得人食之，不食其財貨也……春日方田，尤好出索人，貪得之以祭田神也。」廣州漢墓出土之銅箭刻有獵首勝利而歸的畫面，雲南晉寧石寨山112號墓出土筒形銅貝器上鑄刻殺人祭社場面⁽⁹⁾。這些事例，都充份說明獵頭祭祀是南方的社會習俗。深灣遺址出現獵頭祭祀坑並不令人感到驚奇！

深灣E2X探方出土之十餘座所謂火葬墓，筆者認為是一處人牲祭祀坑，現作具體分析如下：

- (一) 只有大量顱骨而極少牙齒或其它骨骼之12-15個死者，雖然頭部份有火化痕跡，但並不是火葬，他們身首異處，顯明不是自然死亡，是被人獵頭用於祭祀祖先。其旁有三座土葬墓，其中一座有豐富的隨葬品，當是主墓。很有可能是主墓的祭祀坑。
- (二) 在原始社會裡，人牲多來自氏族掠奪戰爭和仇殺戰爭中的俘虜。馬克思書《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指出：「關於俘虜的處理經過了和野蠻期的三個階段相適應的三個連貫階段：野蠻期的第一個時期，俘虜被處以火刑；第二個時期一作為供獻神靈的犧牲；第三個時期一轉變為奴隸。該批墓葬位於深灣遺址的F層，其年代約距今5000年左右，正處於野蠻時期的第一、二期，與馬克思指出對待俘虜處以火刑和作為供獻神靈的犧牲完全吻合。「火葬墓」的墓主人只見顱骨並加以焚燒，都在說明俘虜被砍頭致祭神靈祖先後，還加以焚燒敲碎，然後埋葬在祖先旁邊的祭祀坑裡，永遠受奴役，永不超生。
- (三) 深灣「火葬墓」只見破碎的顱骨，而極少牙齒或其他骨骼，說明是獵頭葬，把

砍掉了的頭顱焚燒後埋在一起。屍身去了那裡？深灣遺址的發掘者也沒有發現無頭屍身葬(或祭祀坑)，在當時人食人的風氣下，這些被砍了頭祭祀的俘虜，給神靈和祖先「食用」後，其身體四肢是被致祭者吃掉的。否則，在獵頭祭祀坑內應遺留著若干肢骨和體骨。如果是正式葬禮，也該有一些簡陋的隨葬品。

丙

- (一) 中國最早發現人牲祭祀遺跡，據現有資料是遼寧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祭祀遺址。⁽¹⁰⁾其年代比仰韶文化稍晚，受仰韶文化影響較大，以後，紅山文化又對商文化有較大的影響。深灣之人牲遺跡距今5000年左右，其文化源於湖南湯家崗文化，而湯家崗文化與仰韶文化亦有密切的關係。商代是我國人牲的鼎盛時期，追源溯始，我國人牲習俗的出現，應推前至仰韶文化。可惜尚未發現其遺蹟。深灣人牲祭祀遺跡其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如果地層無誤，應是全中國發現最早的人牲祭祀遺蹟。
- (二) 中國的學者認為中國人牲祭祀習俗始於農業社會對地母和農神的崇拜，以血祭地母和獵頭祭殺，作為對神靈的最大敬意，祈求農業豐收。但深灣的人牲祭祀坑似與血祭地母和獵頭祭殺的關係並不密切。深灣F層尚未發現有農業的痕跡，其經濟生活仍然是漁獵採集經濟，與中原地區發現血祭地母和獵頭祭殺的情況不同。筆者認為深灣的人牲祭祀是與獵頭祭祀神靈祖先、殺俘祭祀祖先神靈的可能性較大。在當時，深灣的社會還處在原始社會中晚期，氏族間的戰爭一般具有血族報仇性質。為了表示對本族戰死者靈魂的安慰，在殺害俘虜(或虜獲敵人屍體)時，有可能要舉行祭祀儀式。殺人祭祀源於古人類的食人遺風。被血祭之人是戰爭的俘虜，除了供神靈祖先「食用」外，其屍身也被致祭者吃掉皮肉，並敲骨吸髓，並焚其頭顱，以洩不共戴天之仇恨。這在當時是天經地義的。

(三) 與「火葬墓」一起出土的還有幾塊顎骨碎片(其中一塊是動物骨頭)有0.3厘米直徑的鑽孔，是人死後才鑽的。鑽孔的骨頭，有人骨亦有動物骨，無疑是一種飾物，與獵頭一起均是供奉給神靈祖先的祭品，埋入祭祀坑裡。因此之故，也說明所謂火葬墓，其實是祭祀坑。

(四) 「火葬墓」裡的年青死者還找出營養不良的證據(某些骨骼發育不全)，說明這些戰俘是出於窮苦弱小的氏族，生活困苦，身體孱弱，致被敵方氏族所俘，成為人牲祭祀的犧牲者。不能認為，凡經火燒便是火葬墓。火葬是有一定的祭奠儀式的。

(五) 土葬墓葬儀的隆重與「火葬墓」顛頭葬一顛頭被焚並被敲碎，12-15個人胡亂埋在一起，正為廣東人所說「倒亂骨頭」一成為鮮明的對比。一望而知，他們的身份貴賤有別。土葬墓是主人墓有石環、石鐙、陶罐隨葬，是經過隆重葬儀的，而「火葬墓」是主人墓的人牲祭祀坑，是為主人墓而設的。

(六) 把俘虜作人牲祭祀神靈祖先，在殷商大墓中最為盛行，差不多每個較大的墓葬均有人牲祭祀坑。殷墟武官村大墓(WKGM1)和260號墓(母戊墓)的祭祀場東西長165米，南北長180米，據當時發掘人胡厚宣估計共埋人牲2000人。⁽¹¹⁾深灣出現之身首分離無軀體的葬坑不正是人牲祭祀坑的現象嗎？

(七) 中國的人牲習俗，從原始社會晚期開始，歷數千年，至今仍存在人們的腦海中。現代確還有些人為了報仇雪恨，特別是為報父仇會千方百計冀圖獵殺仇人置於先人的靈前祭祀以慰先人在天之靈。這種野蠻的傳統陋習能夠長期流傳下來，其原因很多，但中國人崇尚古代文明的社會心理和宗教等級秩序的道德規範的桎梏⁽¹²⁾，將大大與現今法治的社會相違背，值得我們研究中國歷史的人

深刻反思。(本文之寫成，荷蒙葉祖康先生、招紹瓚先生、孫德榮先生給予支持和幫助，謹此鳴謝！)

註釋

(1) 秦維廉編：《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香港考古學會專刊第三本。

(2a)(2b)(2c)同上書，頁105-109，232-245。

(3) 《遼寧本溪廟後山洞穴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2年第6期。

(4) 夏鼐：《臨洮寺洼山發掘記》，《中國考古學報》第四期。

(5) 中國考古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6) 恩格斯：《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160。

(7) 《漢書·高帝紀》。

(8) 黃展岳：《中國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

(9) 雲南博物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

(10) 郭大順等：《遼寧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群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1期。

(11) 胡厚宣：《殷墟發掘》，學習生活出版社，1955年。

(12) 同(8)。

本文插圖採自《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香港考古學會專刊第三本。

Neolithic Remnants of Human Sacrifice in Sham Wan, Hong Kong

Au Ka-fat

[Abstract]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at Sham Wan, Lamma Island was followed by five excavations undertaken by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from 1971 to 1977 and the publication of *Sham Wan, Lamma Island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Study* in 1978. The publicised data are of tremendous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in Hong Kong.

15 to 23 tombs were discovered in Stratum F below test squares E1, E2 and E5. 4 to 9 of the tombs were for inhumation, 3 of which comparatively well-preserved; human skull, teeth and long bones accompanied by stone ring, stone adze and two corded pottery jars were unearthed in square E1. 11 to 14 of the tombs yielded cremated remains. These tombs were all located on one side of the inhumation sites, in square E2x. Abundant charred skull fragments belonging to 12 to 15 individuals and showing signs of intentional breakage were uncovered; teeth and other bones were extremely scarce while mortuary objects totally absent. Also among the finds were a few jawbones (one of which belonged to an animal) with symptoms of malnutrition and 3cm perforations drilled

after death. These clues have come together to suggest that these burial remains were not from customary cremations. Rather, they were likely to be vestiges of human sacrifice related to the head-hunting and man-eating customs prevalent in some ancient tribal societies.

Historical record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bellicose nature of the Yue people in southern China had given rise to numerous battles between different tribal societies. Due to the surplus of human labour and the need of human sacrifice for religious and ancestral worship, the defeated were usually captured and slaughtered instead of enslaved. The historical incident behind the fragmented skulls may be conjectured as follows: a group of 12 to 15 men being captured by their enemy; their heads cut down for sacrificial use; their flesh eaten up and bones sucked up; their heads cremated in front of the enemies' ancestral tombs and then buried there together with ornaments made from perforated jawbones. If this hypothesis is proved to be tenable, the related finds in the Sham Wan site would be the earliest vestiges of human sacrifice ever found in South China.